



□张莹

“没想到真有人把五代十国的故事拍出来了”“吃上历史剧的细糠了”。正在热播的电视剧《太平年》因题材新颖、制作精良，成为开年大剧的爆款。

《太平年》从服化道到剧情，还有堪称“细糠”的台词，以及全员在线的演技，让喜欢历史的观众追得停不下来。据报道，这部剧筹备8年，复刻了3万平方米实景，制作了8000套唐代草木染服饰，每一帧画面都透着“经费燃烧”的气息。但五代十国这段历史本就复杂，政权更迭极快，人物关系、势力版图错综复杂，《太平年》前四集就出现了30多个历史人物，半文半白的台词让不少习惯倍速看剧的观众直呼“脑仁疼”。

于是，《太平年》播出伊始，剧迷们就开始“敲黑板”学历史。各路语文老师、历史爱好者乃至文科状元等纷纷上线，当起了《太平年》的“课代表”。别说，经过课代表的一番梳理，前几集人物的密集和剧情的快进渐次清晰，观众观剧渐入佳境。

将这段历史以电视剧形式呈现出来，并让观众看得懂，足见编剧对历史剧把握的功力：以“太平”为核心主线，用老一代（冯道、郭威等）与年轻一代



（钱弘傲、郭荣、赵匡胤等）双线并行，把数十年跨度、涉及众多历史人物的历史，梳理得清晰易懂，降低观剧门槛。

当然，更让人称道的，是演员全员演技在线，不论是主角配角，都能沉浸式塑造角色。

白宇饰演的钱弘傲在剧中年龄跨度大，他通过重场戏的情绪控制、把握对手戏的张力，把人物的成长、挣扎演得有血有肉。其少年时期语速偏快、肢体松弛、眼底带锐气，演活了“钱九郎”的随性聪慧；成长期目睹战乱与民不聊生，眼神逐渐凝重，精准传递出乱世带来的冲击；与赵匡胤对饮时，眼神

温柔坚定，将“尽我一世护吴越，尽你一世安天下”的心声演得通透；后期的钱弘傲语速放缓、眼神坚定、体态更显清瘦挺拔，凭借呼吸节奏与声音的颗粒感诠释沧桑，一段48秒朝堂揭发的戏字字如锤，隐忍哭戏则用喉结滚动、呼吸微颤传递脆弱与不屈。为贴合角色后期状态，白宇为此减重50斤，让年龄跨度更具视觉说服力。可以说，《太平年》是白宇演艺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朱亚文在《太平年》中饰演的赵匡胤是武将，这和他的硬朗气质非常贴合。于他而言，此次表演的挑战在于撕掉固有的

“荷尔蒙”标签。在这部剧中，他演绎的赵匡胤以武将的硬朗为底色，对权力的层次递进和人性温度的填充恰到好处：与钱弘傲月下对饮，眼神交锋把“统一大势下的君臣知己感”拉满；与郭威的对手戏，敬畏中藏锋芒，把后周将领的分寸感与野心演得精准；与倪大红饰演的冯道朝堂对峙，不卑不亢，精准接住对方潜台词，显现出演技默契。

剧中配角的表演也同样精彩。让人惊喜的是“六郎君”钱弘佐的饰演者吴昊宸，此前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《欢乐颂》中的技术男应勤，其木讷、固执的

人物形象鲜明；之后又因《琅琊榜之风起长林》中的反派人物深入人心，被贴上反派标签。这次在《太平年》中，吴昊宸饰演的少年君主，铁腕肃政、仁政惠民、务实拓土、崇文恤士，把吴越推向全盛，于乱世中保一方安宁。吴昊宸颠覆以往形象，从惶恐到果决，用细节完成人物塑造：登基时还是少年，眼神中尽是惶恐与不确定；对水丘公这样的肱骨之臣委以重任，两者之间的几场交流戏很出彩。

《太平年》是历史剧细糠中的细糠，好看、耐看，是一部经得起时间去“盘”的好剧。

对算法困境的惊人推演

□胡婷

正在上映的好莱坞电影《极限审判》，将镜头对准一桩谋杀案庭审，试图在法庭的辩论与证据链的抽丝剥茧中，探讨程序正义与人性幽微的复杂博弈。影片故事设置在2029年，一个名为“Mercy”（仁慈）的人工智能系统，开始掌管对死刑犯的最终审判。电影构建了一个逻辑上令人信服的近未来场景，通过大量的第一视角和屏幕信息流，让观众身临其境地体会到被数据全面凝视的窒息感。

电影里，观众和主角一起被无数个跳动、闪烁的监控窗口包围，人们不再观看一个屏幕上的故事，而是被强行拖入了一个全景敞开的数字牢笼。试想，当AI法官马多克斯冷静地调取你的聊天记录、你的门铃监控、你女儿社交账号上的家庭视频作为证据时，那种个人隐私被曝光、被肆无忌惮讨论的不适感该有多么强烈。在算法眼里，人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复杂动机的人，而是一连串可以被拼接、解读的行为数据碎片。

电影的故事设定本身也充满讽刺。系统“Mercy”并不直接判决生死，它给出一个初始的有罪概率，被告和其律师必须在90分钟内，通过辩论和提交新证据，将这个概率降低到安全阈值以下。这看上去是公平的，实际上，它将复杂的

司法正义简化成了数学概率问题。

这套设计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让所有参与者，法官、律师、陪审团乃至公众，都在心理上获得豁免，人们不再觉得自己在进行一项沉重的道德抉择，而是在执行一套更“先进”、更“科学”的流程。系统表面的中立与理性，完美遮蔽了其背后将人类物化为数据的本质。

电影没有把舞台架设在遥远的22世纪，而是放在了近在眼前的2029年。这个时间点暗示电影中发生的一切不是天方夜谭，而是对当下科技发展轨迹的一种合理的、紧迫的推演，具有深刻的现实感。编剧的灵感，就源于现实中爱沙尼亚正在开发AI法官处理民事案件的新闻。影片揭示出人类与AI即将面临的核心困境，即追求绝对效率的系统性冷漠，与人性中不可量化的复杂情感之间的冲突。

但当剧情层层推进，观众期待着一个对系统性不公的冰冷控诉时，影片陡然转向，揭示出一个极其个人化的动机，反派的所作所为，来自其亲人曾遭受的因为AI系统而被人为制造的冤案，他由此展开了一场针对该系统的报复。这一揭示，让此前所有关于算法偏见、程序非正义等现代性风险的铺垫，变成一个老套的复仇故事。

为了服务于这个复仇故事的收尾，影片的高潮部分，抛弃了它基

信息博弈与智力角逐建立的紧张感，转而投向了经典的好莱坞动作片套路。主角被迫卷入一场漫长的街头追车戏，车辆在闹市中穿梭碰撞，随后场景又切换到一处密闭空间或开阔地，上演了一场拳脚肉搏的对抗，其间还穿插着爆炸与枪战，电影用最直接的感官刺激来替代脑力激荡。可以看出，这部电影无法在自身设定的框架内找到一个足够有力的结局，最终不得不借助最传统、最省力的动作奇观来推动剧情、释放观众情绪，可以说，电影的创新野心与内涵深度出现了严重的脱节。

影片结局，系统漏洞被修补，危机暂时解除，但那个将人类命运交由算法进行裁量的框架并没有被撼动。如果为了所谓的高效公正，连生命判决都交给一个遵循指令、不懂悲悯的算法，那么，人类竭力维护的文明，其最珍贵的部分究竟还剩下什么？

在技术狂奔的时代，捍卫人之为人的理解力、同情心以及在不确定性中依然做出负责任的判断的勇气，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。正义的实现，注定是一条需要人类亲自蹚过复杂荆棘的艰难道路，没有任何算法能提供捷径。这或许是《极限审判》在它所有的惊悚和炫技之外，留下的沉重且必要的提醒。

（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研究生）

